

專題論述

從《盧亭》到《漁港夢百年》

——香港的故事怎樣講？ | 文：黃國鉅

有趣的是，想不到這個神話人物，解決了我在學術上無法解決的問題：香港歷史有沒有主體？用盧亭作為主人翁，不但解決了歷史主體的問題，更開拓了想像和寫作空間，可以用半神話、半寫實、半抽象思考性的方法，處理本來不太戲劇性的香港歷史。

香港近年因為政治因素，本土意識日漸高漲，作為站在最前線的劇場藝術如何回應，是劇場創作者有趣的挑戰。坊間常聽到有人說的一句話：「今時今日，仲做呢啲咁離地嘅戲？」成為創作人頭上的緊箍咒。

固然，從表演形式到內容，香港劇場一直都有回應本土的問題，近年都有不少以本土元素或故事作為題材的創作。但本土意識作為政治運動的產物，尤其雨傘運動風起雲湧，改變了一整代年青人對香港作為自己的家的感覺，劇場要回應命運自主，甚至獨立建國的意識，再不能以粵劇、茶餐廳、菠蘿油、粗口權充本土，而是要深挖這種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

事實上，香港歷史短、文化底子薄，而且是通過殖民地戰爭人為地創造出來的。它的出現是歷史偶然，而且要遲到十九世紀才發生，當時人類歷史早已走過神話蠻荒的時代，進入啟蒙運動、工業革命、列強競爭、冷酷現實的時代。所以，香港的誕生，錯過了信史前史詩式建國神話的浪漫想象，本土意識無法經過建國奮鬥的歷程或古早原住民開天闢地的神話自然產生。

所以，要講香港的本土意識，會碰到這些問題：香港的本質是甚麼？誰是香港歷史的主體？

第一、因為香港歷史短、底子薄，為了提升本土

的文化自豪感，往往要以中華或中原文化來襯托香港的重要之處，譬如強調中華文化在四九年後的中國大陸花果飄零，正統卻在香港生根；

第二、香港沒有奮鬥建國的歷程，埠，是英國人開的，所謂的香港人，除了新界原居民外，其他都是來這裡享受開埠的成果的過客；

第三、香港的原住民是誰？九七年前在香港出生的居民？五、六十年代的大陸難民？開埠之後才來的販夫走卒？還是新界的原居民？是那個年代移居來的原居民？清朝？元朝？宋朝？魏晉南北朝？誰是我們的祖先？

於是，甚麼華洋雜處、中西合璧、混雜（hybridity）、浮城、「city of disappearance」，這些近乎自嘲，甚至說了等於沒有說的描述，成為香港身分定義的關鍵詞。

在這種背景下，大概在二零一三年，「天邊外劇團」的陳曙曦找我商量寫作《盧亭》這個戲。

首先，創作《盧亭》的初衷，是曙曦計劃去愛丁堡參加戲劇節演出，需要一個台詞不多、表演性強、有普世意義的作品，內容還是次要。我和曙曦之前幾年都一直思考香港戲劇究竟有甚麼特色的問題：如果香港劇團要去外國演出，我們可以拿甚麼出去？在二零零五年《明報》的一篇訪問